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日記

陈馥 郑揆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ДНЕВНИКИ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5)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L.N.)著;陈馥,郑揆译.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86-2

I. ①列… II. ①托… ②陈… ③郑…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文集②日记—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624 号

责任编辑 温哲仙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李 博

## 目 次

一八四七年 .....	( 1 )
一八五〇年 .....	( 7 )
一八五一年 .....	( 10 )
一八五二年 .....	( 23 )
一八五三年 .....	( 37 )
一八五四年 .....	( 50 )
一八五五年 .....	( 60 )
一八五六六年 .....	( 65 )
一八五七年 .....	( 73 )
一八五八年 .....	( 83 )
一八五九年 .....	( 86 )
一八六〇年 .....	( 88 )
一八六一年 .....	( 91 )
一八六二年 .....	( 94 )
一八六三年 .....	( 101 )
一八六四年 .....	( 107 )
一八六五年 .....	( 108 )
一八七〇年 .....	( 111 )
一八七三年 .....	( 113 )
一八八一年 .....	( 114 )
一八八二年 .....	( 119 )
一八八四年 .....	( 121 )

一八八五年	(128)
一八八六年	(130)
一八八七年	(131)
一八八八年	(132)
一八八九年	(135)
一八九〇年	(153)
一八九一年	(160)
一八九二年	(164)
一八九三年	(166)
一八九四年	(168)
一八九五年	(172)
一八九六年	(187)
一八九七年	(203)
一八九八年	(213)
一八九九年	(225)
一九〇〇年	(229)
一九〇一年	(238)
一九〇二年	(244)
一九〇三年	(247)
一九〇四年	(252)
一九〇五年	(264)
一九〇六年	(277)
一九〇七年	(289)
一九〇八年	(295)
一九〇九年	(306)
一九一〇年	(331)
译后记	(355)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编后记	(357)

# 一八四七年

三月十七日 [喀山①] 我住院六天了,六天以来我对自己几乎是满意的。[……]在这里我完全是独处,没有人打搅,没有人侍候,没有人帮忙,因此我的理智和记忆也就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的行动也非成熟起来不可。主要的好处是,我看清了,不规矩的生活并不像上流社会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年轻幼稚的结果,而是灵魂的早期堕落所致。

独处对于生活在人群中的人是有益的,交往对于不生活在人群中的人也同样有益。人一旦脱离人群,进入自己的内心,理性立刻会摘下他那副歪曲一切的本来面目的有色眼镜,他对事物的看法也清楚了,他甚至会诧异,为什么以前他竟然没有看到这一切。只要理性继续起作用,它就会指出你的使命何在,并且给你规定一些准则,让你带着这些准则勇敢地走向人群。一切适合理性这个人类秉有的最重要的能力的,同样也适合存在着的一切。个人的理性是一切存在物的一个部分。部分不可能打乱整体的秩序,而整体却能够扼杀部分。因此你要使自己的理性适合整体,适合一切的源,而不是适合部分,不是适合人群。这样你的理性就能够与整体合流,而人群作为一个部分,也就不至影响你了。写十卷哲学著作要比把任何原理付诸实践容易。

---

① 一八四一年秋,无父无母的托尔斯泰兄妹的亲姑母,也是他们的监护人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去世,他们便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到喀山市去同他们的另一位监护人,即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之妹尤什科娃姑妈一起生活。一八四七年三月,列夫·托尔斯泰是喀山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

三月十八日 我读了叶卡捷琳娜的《手谕》<sup>①</sup>。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读任何严肃的著作都要认真思考，并且从其中摘录精彩的思想，因此我要把我对这部出色的作品前六章的看法写在这里。

[……]君主制下的自由概念如下：自由据她<sup>②</sup>说就是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切他应该做的，而不被迫去做不应该做的。我想知道，她所说的应该和不应该指什么而言。如果应该做的是指自然的权利，那么很清楚，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中自然的权利与被认可的权利毫无区别的时候，那个国家才有自由。这个思想十分正确。[……]

三月十九日 我渐渐迷上了科学。虽然科学在人的种种癖好当中是最高尚的一种，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单单陷进这一个方面，就是说，完全扼杀感情，不旁顾其他，只一味地注意智育，一味地往脑子里灌东西。片面性是人的诸多不幸的主要原因。我继续研读叶卡捷琳娜的《手谕》。[……]

三月二十四日 我变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我希望达到的完美程度（在学业上），我没有执行我为自己规定的，执行了的也执行得不好，没有锻炼记忆力。为此我在这里写下几条准则，如能遵行，我以为对我定会大有裨益。（一）规定必须做到的事，要不顾一切地去做。（二）既然做，那就好好做。（三）忘了什么，别去查书本，要尽量自己想起来。（四）经常强迫自己的大脑尽其全力工作。（五）永远出声地读和想。（六）别不好意思对妨碍你的人说，他们妨碍你。先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不明白，再向他们

---

①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于一七六六年给新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手谕，其中包括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法意》中提出的许多条款。喀山大学民法教授梅耶尔指定列夫·托尔斯泰将《手谕》和孟德斯鸠的《法意》作一个比较。

②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同。

道个歉，然后告诉他们。按照第二条准则，我一定要把评论叶卡捷琳娜的手谕一事做完。

[……]第十三章谈到手工和商业。叶卡捷琳娜说得对，农业是一切商业的基础，在人们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农业不可能繁荣。因为一般说来人们更关心属于他们的财物，而不是随时有可能被夺走的财物。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只要我国还存在奴隶制度，农业和商业就不会繁荣。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不仅对经常拥有自己的财产不会有信心，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不会有信心。接下去她说：“应该给技术超群的种田人和工匠发奖金。”依我看，一个国家既须惩恶，亦须扬善。

三月二十五日 [……]叶卡捷琳娜说，专营对于商业是极大的祸害，这话太对了。依我看，专营对于商业、商界，乃至国民本身都是一种祸害和压制。对于商业它是祸害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存在专营，那么由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专营的这部分商业就可以由更多的人去经营。对于商界是祸害的原因在于，这使他们不能够参与这部分贸易。对于国民是祸害的原因在于，每一个专营者都像是给国民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不幸的是这种祸害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

接下去叶卡捷琳娜说，建立银行会十分有益。不过为了使国民对银行不可侵犯这一点不产生怀疑，必须把银行设在某一个慈善机关下面。

叶卡捷琳娜有许多思想异常奇特，她总想证明，君主虽然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限制，却受自己良心的限制。如果一个君主不顾一切自然法则，认为自己是不受限制的，那么他就没有良心了，他等于用他所没有的东西来限制自己。叶卡捷琳娜还力图证明，君主也罢，贵族也罢，都不应该经商。君主不应该经商的道理很明白，因为君主无须经商就可以将该国的一切据为己有，只要他想这样做。

为什么在俄国贵族不应该经商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够限制君主的贵族阶级，那么它的确无须经商，可做的事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贵族阶级。我们的世袭贵族阶级由于贫困正在消失，并且几乎已经消失。贫困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贵族耻于经商。愿上帝让当代的贵族明白自己的崇高使命只在于要强大起来。专制主义靠什么维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够开化，或者靠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

三月二十六日 [……] 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手谕》，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正如我先前已经提到的，《手谕》中随处可见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革命精神，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专制主义精神，女皇的虚荣心使她不能放弃后者。虽然她意识到前者的优势，而《手谕》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后者。她把多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拿来的共和思想（梅耶尔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当做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但是多半不成功。因此我们在她的手谕中常常碰到一些需要加以证明的思想。如果没有证明，这些与最专制的思想并存的共和思想，而且多为结论，完全不合逻辑。

这《手谕》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她虽然有伟大的智慧、崇高的感情、对真理的爱，仍旧压不住自己的浅薄的虚荣心，正是虚荣心使她的伟大品格黯然失色。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浅薄多于切实，俏皮多于理性，虚荣心多于对真理的爱，最后，爱自己胜于爱人民。最后这个倾向表现在整个《手谕》中，我们只看到有关公法，即国家关系（作为国家代表的她本人的关系）的决定，而没看到有关民法，即个别国民的关系的决定。最后我要说，这《手谕》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荣誉多于给俄国带来的利益。

四月[七日] 晨八时 我过去从不写日记，因为没看到日记有什么好处。现在我要培养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根据日记我

就可以判断这件事进行得怎样。日记里应该列出准则,还应该确定我未来的行动。[……]

四月十七日 这段时间我的行为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原因是:第一,我出院回家了;第二,社交更多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每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地想一想,在新的情况下哪些外因会影响我,又如何消除这种影响。既然我出院回家会对我产生这种影响,那么我从过学生生活转为过地主生活<sup>①</sup>又会对 我产生什么影响呢?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必定会发生的。但要使这种改变成为心灵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产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 是什么?无论我从什么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无论我认为这个问 题的根源在哪里,最后我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是 尽一切可能促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从自然界的 角度来谈的时候,我看到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它的每 一个组成部分都在无意识地促进其他组成部分的发展。人类既 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赋有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那 么同样应该像其他组成部分那样,不过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精 神天赋,努力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发展。当我从历史的角度 来谈的时候,我看到整个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目的。当我从纯理 性的角度来谈的时候,也就是只看人的精神天赋的时候,我在每一个 人的心灵中都能发现这种无意识的追求,它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必 不可少的要求。当我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无论 何时何地人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在于使人类得到 全面发展。当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几乎一切民族 都承认至善,并且把努力达到至善看作一切人的目的。那么我大

---

<sup>①</sup> 四月十二日列夫·托尔斯泰向校方呈上退学申请书,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喀山 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约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有意识地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做我的生活目的了。

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个总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处在于一个不朽的灵魂得到发展以后自然会转变为至高无上的适合于它的存在物),那么我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现在我毕生都要积极地、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

现在我要问:今后两年我在乡间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一)学习为参加大学毕业考试必需掌握的全部法学教程。(二)学习临床医学和部分理论医学。(三)学习几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四)学习农业,包括理论和实践。(五)学习历史、地理和统计学。(六)学习数学,中学教程。(七)写出学位论文。(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中级水平。(九)写出准则。(十)获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十一)就我要学习的各科写出论文。

四月十八日 我一下子写了许多准则,都想照办,但是力不从心。现在我只想给自己规定一条准则,等我习惯于遵守这条准则以后,再增加一条。我定下的第一条准则时:第一条,做你决定要做的一切。这一条我还没有做到。

六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sup>①</sup>] 过了几乎两个月我才提笔继续写我的日记。唉,一个人如果只受到坏的影响,他要在自己身上培养出好的东西就很困难。即使不存在好的影响,只要也不存在坏的影响,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精神仍旧要占物质的上风。不过精神发展有不同的途径。要么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单独构成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要么是个别人的精神堕落加强精神的总体发展。

---

① 作者于一八四七年五月一日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 一八五〇年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七时许起床,至十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十时至十二时阅读,写日记。十二时至下午六时吃饭,休息,考虑学音乐的事,吃饭。六时至八时练琴。八时至十时处理庄园事务。

我已经是第二天像这样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昨天不仅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而且还违背了自己的准则。今后我再不违背这一条,即不跟自己村里的任何女人亲近,除了某些我不会主动去找而我也不会放过的机会以外。

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发现任何哲学著作都很能激励我去行动。我正在读孟德斯鸠的著作。我觉得我懒散下来的原因是一开始抓得太多。以后在规定要做的一件事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决不去做第二件事。为了不让自己找借口说,还没来得及作系统的规定,我要在日记簿上写下总的准则和音乐、庄园事务的分类准则。

总的准则。打算做一件事,就别借口没心思或者贪玩而拖延,要立刻着手去做,哪怕是在表面上。思想会随之产生。比如说,我打算写几条准则,那么就拿出笔记本坐下去写,不写完不站起来。

音乐方面的准则。每天弹:(一)全部二十四音阶练习,(二)两个八度的全部和声和琶音练习,(三)全部转位练习,(四)半音阶练习。学一支新的曲子要熟练到能不中断才往下走。只要碰见华彩乐段就用各种不同的调式练一练。每天至少弹四页曲谱,

直到指法正确才往下走。

庄园事务方面。对任何一项指示都要从它的利和弊两个方面去考虑。每天亲自视察庄园各部分。不要急于下命令、指责、惩罚。记住，在经营上最需要有耐心。任何已经发出的命令，即使后来证明是有害的命令，只有经过自己斟酌之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收回。

记事。前年冬天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这样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而只不过是我喜欢这样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使人容易懒散。我这里所说的青年人有几个附加条件，即教养、门第、一年一万至两万卢布的收入。具有这样几个附加条件的青年人的生活是非常舒适非常自在的，如果他没有公务（即需要认真对待的公务）在身，不过是挂个名儿而又喜欢闲散的话。所有上等人家的客厅都对他开放，见着任何一位待字闺中的小姐他都有权打主意，他是上流社会公认最优秀的青年。假使这位少爷来到彼得堡，他就要为这样一些事情烦恼，诸如为什么戈尔恰科夫兄弟能接近内廷而我不能？怎样才能参加男爵夫人 3. 的晚会、出席伯爵夫人 A. 的盛宴？等等。要是他不依仗某一位伯爵夫人挤进那些沙龙，要是在那种地方他不能够成熟老练起来，或者不善于承受屈辱、抓住一切机会，哪怕是丢人现眼也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爬去，那么他是不可能出席那个晚会和盛宴的。

十二月八日 [莫斯科] 我写了五天日记，在那以后五个月没有动一下。让我想想这段时间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拉下这样多。这段时间我有了很大的转变。宁静的乡间生活，往日的荒唐行为，不能不过问自己的事务，这些都产生了后果。我不再构筑空中楼阁，制定一些任何人力也无法执行的计划。而主要的，对信念的这种转变最为有利的是，我再也不指望单凭自己的理智就能

达到什么，再也不轻视所有的人都采取的形式了。以前一切普通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都是配不上我的。现在相反，我几乎不承认任何一种信念是好的、对的，除非我看到这种信念被人付诸实行，而且是被许多人付诸实行了。能够理解别人的信念并且在别人身上看到那些信念已付诸实行，是人的主要长处，而我过去竟轻视这一点，多奇怪啊！我怎么会不经任何检验，不先付诸实行，就让自己的理智随意活动啊！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现在老了。

在这个转变当中，我的自尊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沉湎于放荡的生活以后发现，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这一方面却远远胜过我，这使我痛心。于是我确信，这不是我的使命。也许促成这个转变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输钱给奥加廖夫<sup>①</sup>，结果把我的经济弄得一团糟，简直像是没有希望重振了；其次是发生火灾<sup>②</sup>，这场火灾使我不得不行动起来。赢回输去的钱又给我的行动平添一种比较欢快的色彩。不过我感觉自己已经变得过于冷漠了。只是偶尔，尤其在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还有喝醉酒的时候，感情才外露，而我又已经向自己保证不贪杯。[……]

---

① 弗·伊·奥加廖夫是宪兵军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有一小片田庄。

② 一八五〇年十月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发生过火灾。

## 一八五一年

[一月]十八日 [莫斯科] 我的表现不好不坏。缺乏弹性。十九日——谋职。活动：去练马场，拜见切尔托娃<sup>①</sup>，拜见戈尔恰科夫<sup>②</sup>夫妇，拜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sup>③</sup>。晚上赌钱。写我昔日的故事<sup>④</sup>。

二月二十八日 我荒废了许多时间。起初沉湎于上流社会的种种乐事，后来又觉得灵魂空虚，耽误了正事，即以我自身为对象的工作。长期以来使我苦恼的是，我没有一种能够决定整个生活方向的来自内心的思想或感情，什么都是走着瞧。现在我似乎找到了来自内心的思想和恒久的目标，那就是增长意志。我早已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只不过现在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与我的灵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三月二十日 [……] 我发现我的癖好主要有两个，一是好赌，一是好虚荣，而虚荣心有数不清的表现形式，诸如要表现自己、轻率、不在意等等，因此更加危险。晚上把到莫斯科来以后写的日记看一遍，加注总的评语，并且清查在莫斯科的现金支出和债务。

我来莫斯科有三个目的。（一）赌博。（二）结婚。（三）谋

---

① 瓦·叶·切尔托娃是当时莫斯科的一位女慈善家。

② 谢·德·戈尔恰科夫上校，国家财产事务所主任。

③ 尼·米·戈尔恰科夫，作者的远房表兄。

④ 这是作者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写中篇小说《童年》。

职。第一件事既肮脏又低下。感谢上帝，我检查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且抛开了世俗偏见，终于下决心卖掉一部分田庄以重振家业。第二件事依照大哥尼古连卡的聪明建议缓办，直到爱情，或者理智，或者甚至于是无法完全抗拒的命运迫使我要做才做。第三件事要在省里工作两年以后才办得成；而且，说真的，我虽然很想谋一个职位，但是又想做许多与此不相容的事情。因此，我还是等待命运来安排吧。[……]

[四月]十九日 尼古连卡、瓦列里扬和玛莎来了。<sup>①</sup> 明天我去图拉解决我的公务问题，<sup>②</sup>还得把沃罗滕卡村交出去，<sup>③</sup>卖得一万六千卢布现款。在乡间我的宗教意识更浓厚了。

五月三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sup>④</sup> 现在是六月<sup>⑤</sup>三十日夜十点钟，我在旧格拉德科夫镇写日记。我怎么到这里来啦？不知道。又为了什么呢？也不知道。我想写很多东西，写从阿斯特拉罕到这个镇的旅途见闻，写哥萨克人，写鞑靼人的怯懦，写草原，但是军官们同尼古连卡要到阿列克谢耶夫<sup>⑥</sup>那里去吃晚饭，我也去。我挺喜欢上尉<sup>⑦</sup>，但疏远其他人。也许是些下流坯。

---

① 作者的大哥尼古拉，小名尼古连卡（1823—1860），在返回高加索前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于四月二十九日带着列夫去高加索。瓦列里扬是作者唯一的妹妹玛丽亚，小名玛莎（1830—1912）的丈夫，后来与玛莎离异。

② 指辞去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职员的职务。

③ 沃罗滕卡村在图拉省博戈罗季茨克县，有二十二名农奴，在托尔斯泰兄弟析产时划归列夫所有。妹夫瓦列里扬帮列夫将该村卖给了图拉省一地主。

④ 作者随大哥于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赴高加索，途经莫斯科、喀山、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基兹利亚尔，五月底到达北高加索的旧格拉德科夫哥萨克镇。

⑤ 作者的笔误。

⑥ 尼·彼·阿列克谢耶夫是第二十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连长。

⑦ 即希尔科夫斯基上尉，地位仅次于尼·彼·阿列克谢耶夫，后来成为短篇小说《袭击》中的赫洛波夫上尉的原型。

[三月至五月] [……] 拉马丁<sup>①</sup>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其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会有文学。

我不去说那些为了赢得许多读者而写的书，那不是著作，那是匠人的产品。我也不去说那些没有进入诗歌领域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

(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在哪里？我永远弄不清楚。虽然语文科有这个题目，但是答案却叫人无法理解。诗歌即诗，散文即非诗；或者诗歌即公文与教科书以外的一切。)一切著作要想写好，必须像果戈理谈他的告别小说<sup>②</sup>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这些多数是有高度修养的作者会从心灵中唱出什么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来，人民大众不明白。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正像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读到小说中描写的女主人公被奸污的情节不会产生愤怒的感情一样，他不会愤怒，不会设身处地为可怜的女主人公着想，反倒不由自主地要从诱惑她的男人的角度去体验肉欲的快乐——人民大众从你想对他们说的话当中理解到的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难道人民大众理解《苦命人安东》<sup>③</sup>、《Genèviève》<sup>④</sup>吗？表达思想的文字可以看懂，但是思想却懂不了。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仿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不需要高级文学，也不存在高级文学。你试试去向人民大众的水平看齐吧，人民大众就要对你嗤之以鼻了。

---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政治活动家。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一年三月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开始读拉马丁的著作。

② 指《死魂灵》第二卷。

③ 《苦命人安东》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

④ 《热纳维埃夫》，是拉马丁的小说。